

原名：《不约，皇上我们不约》

后来居上

别说念念不忘者

从此，他深深地明白了，什么叫作——后来居上！说多了都是泪啊！

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本以为自己是天下之主，可是有一天，皇后出现了……

花工重
爆后作
歪传
火热来

分分钟被自己帅醒的皇帝 VS 女扮男装的可爱小太医

萧成碧发现了皇上的大秘密：
他喜欢少将军！

妈妈，皇宫太危险，我不想陪这个取向不明
的皇帝一起玩耍啦！我想要出宫！

皇帝嘿嘿冷笑：出宫？别想了！乖乖当朕的皇后吧！

原名：《不约，皇上我们下约》

后来居上

别再说念念不忘

◎



吉林文史出版社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于承运厂联系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来居上 / 别说念念不忘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472-3631-4

I. ①后… II. ①别…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6862号

后来居上

HOULAIJUSHANG

总 策 划 孙建军

策 划 余 言

著 者 别说念念不忘

责任编辑 吴 枫 孙佳琪

文字编辑 张 燕

封面设计 刘芳英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0千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3631-4

定 价 26.80元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论嗜鼻血的艺术

036

第二章 独门戏法火烧屁股

055

第三章 防火防盗防无衣

091

第四章 我大名“南阳一霸”

142

第五章 一刀一个北戎兵



目录 contents

186

第六章 升官加薪不是梦



第七章 小李子，过来

214

234

第八章 你就说娶不娶

第九章 皇上在手，天下我有

247





第一章 论嗜鼻血的艺术

宸国，天景初年，春。

月明星稀，夜幕高挂，点点星子落在夜幕上，如同珍珠缀于玄色绫罗绸缎之上。月光洒过高墙，似是撒了一地的白霜，一座座深红色宫殿鳞次栉比，伫立其中，有着说不出的静谧。

夜色无边，溯雪殿却突兀地热闹着，喜婆、丫鬟来来往往地忙碌着，隔着很远就能听到殿内热闹的歌舞声。长廊高高挂着红灯笼，将花园中苍翠的绿竹古树都照耀得失去了本来的色泽。

初春的风还带着些许凉意，溯雪殿南面的一个小花圃中，高高的假山上建着一方小亭台，亭台内自打刚刚就叽叽喳喳地没停下说话声，四个人在里面拱来拱去，瞧着比殿内都热闹。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萧成碧抬手揉搓着身侧张三的头，巴不得一把揪掉，“你说你找到了能看到殿内歌舞升平的绝佳的位置，还有可能得见天颜，你瞧，天颜在哪儿？难不成我今晚就看你们的脸？”

张三抱着头，一脸“我已经尽力”的表情，委屈极了：“谁……谁知道这里也看不到，我也是在宫女们聊天的时候偷听到的，说溯雪殿南面有个凉亭能看到封妃的夜宴啊。”

一旁坐在凉亭内石凳上冻得一直擦着鼻涕的李四一阵捶胸顿足：“本来还想能看到甫阳第一美人秦归梧呢，现在看啥，只能看那些喜婆、老妈子吗？”他苦闷不堪地摇着头：“那可是丞相千金啊，封了妃，

怎么可能还让我们这种小医员瞧见真容啊！”

萧成碧叹了口气，鼻子里还塞着两团棉花，里面隐隐渗出血：“这笔账我得跟你们好好算算，将我扔进药浴的浴桶给你们试药就算了，害得我进补鼻血流不停也算了，还戏要我让我在这冻了几个时辰，要是明几个我受了风寒，你们几个吃不了兜着走！”

在一边沉默的王二这才缩了缩脖子，讨饶地双手合十：“萧医员，你就不要再怪罪我们了，我们不也是想高升才研究这个药浴的吗。你说，眼下只让我们整日抄书，连看诊都不能，若是再不弄出点几文章给太医令瞧瞧，恐怕我们就要在东苑闷得发霉了。”

她进了宫之后确实除了跟着医师研习医术就是抄书，见习医员不够资格看诊，只得打下手，确实让人觉得苦闷不堪。虽然心里这么想，但萧成碧还是气闷不已。

先皇驾崩已半年之久了，当今圣上却一直未封后，后宫嫔妃也只有两位，还是圣上做皇子时的侍妾，而且一位已经常伴青灯古佛，不问世事。

今晚有个封妃的夜宴，当今圣上娶的是丞相的千金秦归梧，据说她是甫阳第一美人，不但人美，琴棋书画还样样精通。

这封妃的夜宴也算得上是这小半年来头一件喜事，别的不说，人家秦归梧的爹可是丞相，定得办得风风光光。所以王二就去打探了消息准备一睹芳容，没料到，冻了这么久连人家秦归梧一根头发都没看到。

“得了得了，今儿真是够倒霉的，亏了叶澜没来凑这个热闹，要不明儿咱五个都冻得发起热来那才真是倒霉呢。”萧成碧翻了个白眼，因鼻子里堵棉花团，声音听起来闷闷的，“你们在这儿待着吧，我得走了，再不走得被你们气死。”

今年的见习医员算上她与叶澜一共五人，叶澜和她住在一间卧房，与另外这三位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平日来往并不算太多。

今日这三人却趁着叶澜不在忽然将她拉到房中，还带着一副无事献殷勤的模样，直接将她扔进了药浴的浴桶试药，害得她鼻血流了整整一个下午不说，还险些把裹胸布泡散，若是女儿身被发现了，恐怕



早被拖出去砍头了。

迎着透心凉的夜风，没有理会后面蹲着喊她的三个人，萧成碧甩着袖子气呼呼地走下假山，没成想，一个没留神，凄惨地崴了脚。待她一瘸一拐地蹭到溯雪殿后院外的一处长廊边坐下，才有机会揉揉脚踝。她一边揉一边觉得自己今天真是倒霉透了，不由得哭丧起脸。

若是此时有谁经过，看到一个身着太医署粗布白裳、脸被灯笼的红光照得红彤彤的小医员一脸苦相地揉着脚踝的场景，定会被吓一大跳。

萧成碧仰头望着天幕，居然有些想念爹爹，想念家中的医馆。若是她没有任性从家中溜出来到这宫中，现在定是在医馆帮忙打杂看诊，光是想想就觉得那日子比现在好上不知多少倍。

在家中她也并不是没明着暗着提过进宫当差的事，但是这事荒唐，爹爹每次听到都会很生气，让她没法好好说，她只得偷跑出来。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进宫有些时日了，她确实没尝到什么甜头，还不如待在医馆。

夜幕沉沉，正当她兀自沉浸在悲伤中的时候，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突兀且豪迈的吟诗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两什么来着？”

这大半夜的，四周静悄悄，冷不丁响起个吟诗声，虽然声音不难听还透着股爽朗劲，但萧成碧还是被吓得一哆嗦，哆嗦之余不知为啥还是好心地接了一句：“……昆仑。”

“崇延，你别扶我，谁人不知我贺少将军千杯不醉，你就是再给我几壶……”说着，那人打了个酒隔，又是一阵傻笑。

醉汉闹事？这可有热闹看了。

萧成碧反应过来，撑着身子站直，虽然脚踝还有些疼，走路一瘸一拐，但并不影响她的好奇心。她往前慢慢挪着步子，绕到挂着红灯笼的长廊尽头一处藤蔓缠绕的拱门前，一手扶着石壁，一手撩起藤蔓，偷偷探出头去。

虽然大红灯笼将夜色照得很是明亮喜庆，连地面都被映得通红，

但前方的三个身形淹没在灯光照不到的黑暗里，夜色浓浓，根本看不清楚。只见为首那人身材高挑挺拔，脚步有些摇晃，他手握一个酒壶，往嘴里灌了几口：“再来几壶！”那人一看就是醉得七荤八素：“好酒，好酒啊……崇延，你对我真是不错，知道我就喜欢喝这种酒……”

崇延？有点儿耳熟，好像在哪儿听过……萧成碧摸着下巴，正侧着头思索着，思绪忽然被一道低沉而有磁性的声音硬生生带着跑偏了——

“说了莫要逞强，朕知道你急于在老将军面前证明自己，可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酒量不好就不要喝。”

趴在拱门边上的萧成碧正听得津津有味。

嗯，他说“朕”，这个称呼也有点儿耳熟啊。

朕？！

天啊！朕？萧成碧倒吸一口凉气，惊诧地打了几个哆嗦，兴许因得见天颜，吓得崴了的脚也不听使唤地打起软来。

她濒死挣扎地想拽住拱门的边边角角稳住身形，可惜匠师将拱门打磨得那叫一个光滑，根本抓不住。

萧成碧认命地以一个倾斜着的姿势，从拱门后面直直地滑倒在地，发出“扑通”一声巨响。

听到声响，黑暗中的三个人齐刷刷地转过身。

完了完了，萧成碧心里一片慌乱，头也不敢抬，眼睛也不敢眨，只盯着地上的泥土，仿佛能盯出朵花来。

好似定格了半晌，只有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来，那男子伸着脑袋迷茫地凑到她面前，她立马闻到扑面而来的酒气。不过这股，她还是不敢抬头，只趴在地上不做声。

那人蹲在她跟前许久，似是在打量她。正在萧成碧苦不堪言的时候，那人居然傻呵呵地笑了起来：“崇延，你瞧，这人喝得都摔倒了。”

萧成碧暗自瞪了瞪眼，喝多的是你吧……

那人兀自在她头顶傻呵呵地笑。

“刘容，将少将军扶去休息。”萧成碧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隐在黑暗中的人挥了挥手吩咐道。一旁候着的另一个人弯了弯腰：

“是！”说罢就端着手快步走过来，扶住蹲在地上的那个醉得七荤八素的少将军，连声道：“少将军，夜深了，老将军该寻你了，站稳喽，快跟咱家走吧。”

少将军被扶起，浓眉纠结在一起，苦着脸一副可怜模样：“我没醉，我还能喝！别拉我……”虽然喊得很响，但还是被拽着越走越远。

目送二人离去，脚踝一阵刺痛唤回了萧成碧的神智，她疼得倒吸一口凉气，这一摔怕是又给扭了。她挣扎着想站起身，手撑在地上还没用力，就见一双明黄色的靴子踱到她眼前，被灯笼的红光映得很亮，亮得能看清上面的锦绣流纹，她的动作顿时就僵住了。

有个声音在她头顶上响起，就是那个让她心惊胆战的低沉声音：“你自打刚刚就不言不语不行礼。”顿了顿，又说：“莫不是摔傻了？”

本以为那个醉汉走了自己就能解脱了，没料到这儿还有一位，还是一位随口说句话，就会让自己脑袋搬家的主。她这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啊，今几个真是倒霉透了。

“小……小人，叩见……”萧成碧这辈子哪见过这种世面，在太医署最多也就见到过太医令，得见天颜这种事可是想也不敢想的，更何况她还趴在地上起不来，这就更让她心急了。

“见习医员？”那人忽然开口，“朕有这么恐怖？让你连头也不敢抬？”

这句话可吓得萧成碧忽地把头抬起来：“不不不，皇上你心慈面善，小人没有那个意……”她抬眼就看到他深沉如夜色的眸子，眼神像浓得化不开的墨，她剩下的话也卡在了喉咙中。

她没有料到半年前登基的新帝居然这么年轻！

龙袍镶着金边，上面腾飞着的龙带着不怒而威的威严，在萧成碧心里，皇上应该是不怒自威，至少不是眼前这般面如冠玉。

红灯笼的光暖暖地落在他脸上，剑一样的眉斜飞入鬓，高挺的鼻子和薄唇相得益彰，长睫在丹凤眼下投下一层阴影，让她看得一阵心猿意马。

真是赚了，萧成碧暗暗思量，得见天颜这种事回去一定要跟其他见习医员们显摆显摆。

“小人本无意惊扰皇上。”萧成碧撑起身子，组织好语言，“小人只是听说今夜宫里有喜事，想偷偷看几眼就走，没料到酿成大错，打扰了皇上与少将军的雅兴，当真是万死才能赎罪，求皇上开恩，饶了小人！”

任谁看，封妃夜宴上圣上陪着其他人出来透风这种事多少都有点儿奇怪，那少将军还一口一个“崇延”叫得甚是亲密。萧成碧心里万马奔腾，自以为挖到什么俊俏皇上是断袖之类的秘闻，激动得满脸通红却又不敢言表，只能装模作样地请罪。

李崇延垂眸看着她，那平凡得勉强称得上清秀的脸，鼻中还塞着两团棉花，还有那趴在地上拧巴到堪称扭曲的姿势，一瞧就是个可怜的小医员。他挑挑眉，轻启薄唇：“……起来吧。”

“谢主隆恩！”萧成碧暗暗地咧嘴一笑，扶着拱门慢慢地站了起来。待她站直身子才觉得自己长得真不算高，才到皇上胸口处，她一个走神，脚踝忽地又一阵刺痛，她猝不及防地惨叫一声，朝着皇上的方向栽了过去。

溯雪殿依旧歌舞升平，热闹非凡，怎么看都是个喜庆的夜晚，可是人倒霉起来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啊！若是她没再次摔倒就好了，若是她鼻子上的棉团没掉就好了，若是她没激动得喷鼻血就好了，若是鼻血没喷到皇上龙袍上就好了……

萧成碧抱着眼前人的腰，感到那人的僵直，鼻子涩痛却还能闻到那人身上的熏香，她颤抖着看着面前龙袍上一摊鲜红的鼻血，感觉真是天打五雷轰的震撼，为了逃避现实，她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老子不干了！”

虽然今儿是喜庆的日子，但也随着夜色渐浓逐渐落下帷幕。在寻常人都已经休息的时候，太医署东苑厢房中传出“噼里啪啦”的杂乱的收拾东西的声音，还夹杂着忽高忽低的说话声，硬生生破开浓稠的



夜色，惊起庭院柳树上栖息着的鸟雀。

如今，整洁的房间已乱七八糟，萧成碧正一瘸一拐地穿梭在屋里屋外。

听了事情的始末，同屋的叶澜对她深表同情，一向温和的脸上带上了无奈的神色，却也实在是找不到什么语言来安慰她，只得跟在慌乱的萧成碧身后，给她递了一个烛台。

“什么宫里当差高人一等会飞黄腾达，都是骗人的！”一手接过烛台，一手拿着包袱皮，摇曳的烛火有些妨碍视线，不过萧成碧手脚难得这么麻利，包袱一会儿就收拾好了，“我再也不相信那些市井流言了！我要回家，不做官了！命都快丢了还要什么生身后名！”

她说得激动，叶澜终是看不下去，上前按住她的肩头，安慰道：“也不要想得过于糟糕了……”

“还不糟糕？”听到这话，萧成碧猛地回头，鼻中早已重新塞上了两坏人棉团，她惊诧地瞪着眼睛，一脸“死定了”的表情，“虽然我刚刚是晕了过去不假，可是没一会儿就醒了，我模模糊糊听到皇上的声音，他问贴身侍卫我是谁，人家查查回来就说我是太医署的见习医员萧成碧，我的名字皇上都知道了，我离被砍头还远吗？”

叶澜从未觉得安慰人是一件这么费力的事，他露出为难的神色：“可是，毕竟皇上没治你的罪，侍卫还是将你抬了回来……”

将榻边几案上的书风驰电掣地塞进包袱里，萧成碧摇着头，难掩自己的痛心疾首：“虽然是这般，但我心里慌啊……不过，也得亏了我小时候挨我爹揍挨多了，装晕装得像……”说着她还有点儿自豪：“否则我今夜兴许是回不来了……”

萧成碧这辈子都没料到自己能遇到这么惊心动魄的事：她抱了皇上，还喷了皇上一身鼻血……

这种喜庆的日子见红了，说起来还真的挺吉利的……

心里乱得跟长了草一般，萧成碧将包袱三下五除二系紧，拍了拍衣裳上沾着的泥土，干净利落地将包袱往身后一背，回身朝叶澜一拱手，

诚恳道：“叶澜，这些时日多谢你的照顾，山水有相逢，我们后会有期！”整套动作算得上是干净利落。

眼见萧成碧已是惊弓之鸟，叶澜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安慰她，毕竟惊扰圣驾已经有罪。他只能温和地勾起嘴角，伸出手去，轻轻拍了拍她的头，叹了口气：“且不管怎么说，告假先回去待几日总是好的，省得你心神不宁。”

萧成碧咧嘴一笑，还未说什么，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门是虚掩着的，来人也未客气，敲了几下径直推门而入，萧成碧定睛一看，原来是住在旁边的李四。

李四平时也算是个沉稳的人，这大半夜的却激动得满脸通红，一边迈进房间一边挥着手：“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先听哪个？”

如此单刀直入？萧成碧与叶澜表示了一下惊讶，因为今儿事事不顺心，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个好消息听，萧成碧便扬扬眉道：“那……好消息。”

“皇上身边的刘公公刚来宣了旨，皇上终于应允泡药浴了！”没绕弯子，李四激动得无以复加，像是能一蹦三尺高似的，“先前太医令无论引荐多少次皇上都未曾回复，如今竟应允了！”

皇上，又是皇上……听到这两个字，刚刚消散了一点儿的不安又涌了上来，萧成碧痛苦地揉了揉额角。

见她这般萎靡不振，又见李四手舞足蹈，叶澜颇为无奈，只得接话道：“那坏消息呢？”

一提到坏消息，李四的神色就有些垮，不甘心地哼了一句：“……皇上点名要萧医员伺候药浴。”

萧成碧掏掏耳朵，询问：“你说什么？”

“皇上要你去伺候药浴啊！”李四吼道。

这句话宛如平地一声惊雷，将萧成碧炸傻在原地，手里的包袱“咕咚”掉在了地上。

伺候药浴？这又是哪一出？

李四翻着白眼：“你是开心了，我们却开心不起来。伺候圣驾多



大的殊荣，却落到了你头上，瞧你这副惊喜的模样，我看着就不得劲儿。”他叹了口气：“话我可送到了，我去休息了。”说罢，他头也不回地晃荡出了房间，还知道顺手将门带上。

还处在神游状态的萧成碧侧过头，正撞上叶澜的目光，二人交换了几个眼神，匪夷所思、不知所措，什么都有。半晌，她终于哀号一声蹲在了地上。

“这下可走不了了！”叶澜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肩膀以示安慰，“我去给你铺床，你先缓缓，若是急火攻心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去给你煎药。”

叶澜走进内室，留萧成碧一个人蹲在地上苦思冥想。

她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这是倒了八辈子大血霉了吧，她喷了皇上一身鼻血，没被砍头反而要去伺候圣驾？这皇上莫不是有病？怎么想都觉得荒谬，她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有些不好的预感。

莫不是……她撞见当今圣上与将军的密会，皇上不敢明着杀人灭口，反而要对她威逼利诱？想着想着，萧成碧甩了甩头，猛地站直了身子，顺带捞起地上的包袱，并拍了拍上面的土。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今走不了，她不如迎难直上，若是能挖到点儿诸如皇上是断袖之类的秘闻那就更好了，到时候捏住他的把柄兴许能换个官做做……

想开了，萧成碧低低地哼了一声，一字一顿自言自语道：“走着瞧。”

走过笔直的长廊，穿过正红朱漆大门，远远就瞧见门顶挂着的镶金边的牌子，上面“中和殿”三个金字熠熠发光。虽然已是傍晚时分，但夕阳的余光照在上面还是有些晃眼，若是在正午，定是流光溢彩。

被照到眼睛，萧成碧侧了侧头，躲过耀眼的金光，前方引着她前行的小太监上前来笑着挡了一下：“萧医员，就是这儿了，皇上平日都在这批奏折，因国事繁忙，所以一般就歇息在内室。”太监比了一个“请”的手势：“萧医员这边来。”

闻此，萧成碧转转眼珠，有些疑惑地询问：“难道……皇上不去妃嫔那儿歇息吗？”

小太监笑着挠挠头，有些迷茫：“这倒还真没见过，不过白日里都会到妃嫔那儿去坐坐，这些都是刘公公管的，小的不太清楚。”

她强压着想狂笑的冲动，歉然一笑：“倒是我唐突了。”

果然如她所料，萧成碧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她就知道这个皇上是个断袖！

这个秘闻她挖到了！

小太监将她引到内室就退下了。伺候药浴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个烦琐的活儿，焚香、沐浴都不能少。焚香不必说，但皇上不喜名贵香独好檀香，倒叫她有些意外。然而更让她意外的是，中和殿居然出乎意料的简朴，除了文房四宝是极好的，其余只是寻常摆设，也无多余奢侈装饰。

她仰头看了看，柱子上、房梁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雕工精美，似要腾空飞去。

萧成碧环视四周，心中居然有些莫名的钦佩。

都说当今圣上勤政爱民，与先皇相比更加清廉，虽然不过半年光景，却将朝廷上上下下打理得井井有条，他所治理的天景之年，兴许会是一个盛世。

她勾起嘴角笑得有些坏：可惜是个断袖呀……

药浴浴桶已在内室备好，水温正好，蒸腾着热气，萧成碧将竹篮中的红花撒到水里。以前只闻花瓣浴，如今这红花药浴倒很有新意，看得她啧啧称叹，虽然这个药浴害得她流鼻血不止，但是忽地又有些自豪感。

正当她沉浸在自豪中难以自拔的时候，殿外忽然传来了一声高亢的“皇上驾到——”。萧成碧手一抖，不小心将红花全抖进浴桶不说，更为纠结的是她居然紧张了，紧张到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寻常拜见应该做什么来着？

直到有人踱进内室，她才愣愣地转过头，入眼的就是皇上与他的



贴身内监刘容，与那晚一样，皇上依旧是那般眉目如画、身材挺拔，往那一站就让她心猿意马。她也不知自己在想什么，只愣愣抬起手挥了挥，小心翼翼地开口：“……皇上。”

正当她语塞的时候，刘容吃惊地伸出手指着她的鼻子，呵斥：“大胆！见到皇上还不行礼？”

行礼？

萧成碧这才找回神儿，连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个结结实实的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瞧着她在地上趴着抖得跟个筛筛子一样，李崇延忽觉有趣，淡淡一笑，抬抬手，刘容会意地弯腰退下，待到刘容离开，他才道：“起来吧。”

“小人惶恐……”萧成碧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子，她都得罪过一次皇上了，再得罪几次自己的小命恐怕真要保不住了！她也不敢起身，手不安地抠着浴桶底下铺着的柔软毯子。

“……那是前年波斯进贡的。”

“皇上，小人有罪！”赔不起！萧成碧立马收了手，手脚麻利地爬起来，整套动作干净利落，她咧嘴勉强地笑着，给自己找着借口，“小人得见天颜不免有些紧张，望皇上不要怪罪小人……”

她小心翼翼的，李崇延没说什么，只垂眸看着浴桶中略显奇特的药水，缓缓道：“给朕宽衣。”

闻此，萧成碧当真觉得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她惊诧地抬起头，正撞上他面色如常，脸不红心不跳，像是在说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不过……本来对皇上来说就是一件最平常的事啊，但她可是个大姑娘！未出阁的大姑娘啊！

“皇上，不可啊……还是您自己来……”萧成碧吓得一哆嗦，倒退两步直接撞在浴桶上，连忙找借口，“小人……小人惶恐……皇上可是万金之躯，小人怎敢触碰。”

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上蹿下跳。对面那当今圣上还真思索了起来，末了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居然勾起嘴角笑了起来，低

沉的声音染了笑意显得更为醇厚：“朕赏你给朕宽衣。”

瞧他一副觉得很有趣的模样……萧成碧瞪大了眼睛，忍了又忍，思量再三，终于挂上谄媚的微笑：“得嘞。”说话间她走上前去，手搭上皇上的外衫三下五除二扒了下来。那明黄外衫材质上好，触感柔软，跟自己这粗布衣裳一瞧就不是一个档次。

不知是不是浴桶冒着雾气的缘故，她居然觉得有些热，手碰到里衣的时候不受控制地抖啊抖。

医者仁心医者仁心，她不断地安慰着自己，将眼睛眯成什么也看不清的地步，这才上手去扒，扒完像是躲瘟疫一般“嗖”地一下闪到一边，将眼睛斜向房梁，装腔作势地“哎呀”了一声：“皇上，不好了，小人隐疾犯了，这屋子一热眼睛就不听使唤啊，您瞧，又斜了。”

她表演得兴起，使尽浑身解数，皇上瞧都没瞧一眼，径直入了浴桶。听到水声，萧成碧这才暗自呼出一口气，偷偷扫了一眼。天色渐晚，殿内灯火通明，她清楚地瞧见水雾迷蒙间皇上的背，还能看到乌黑的发垂在颈间，她只觉得脸上一热。

本以为皇上都是那种肩不能提、手不能挑，被人伺候的主，没料到这位居然身材还不错，想必也是习武之人。萧成碧心里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爬，赚了赚了，她兀自亢奋着，没想到这居然还是个好差事，皇上没找她事，自己还能瞧着漂亮人沐浴。

正当她神游得不可遏制的时候，皇上的声音响起：“你与家师，是何关系？”

哎？这句话可把萧成碧问蒙了，她也无心情欣赏美色了，张张口，思索许久才小心翼翼地问：“恕小人逾越，皇上的师父是……？”

李崇延侧了侧头，眼睫上水雾蒙蒙，浴桶内的热气在他脸上形成小水珠，顺着高挺的鼻子滑落，看得萧成碧又是一愣，面上温度飙升。

“前太医令。”李崇延垂眸，看不出什么情绪，“杜之筠。”

前太医令居然是当今圣上的师父？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让萧成碧愣住了，虽有疑惑却也不敢多问，只飞快地在脑海中搜寻，冥思苦想许久，终是歉然开口：“小人……真的不知。”

